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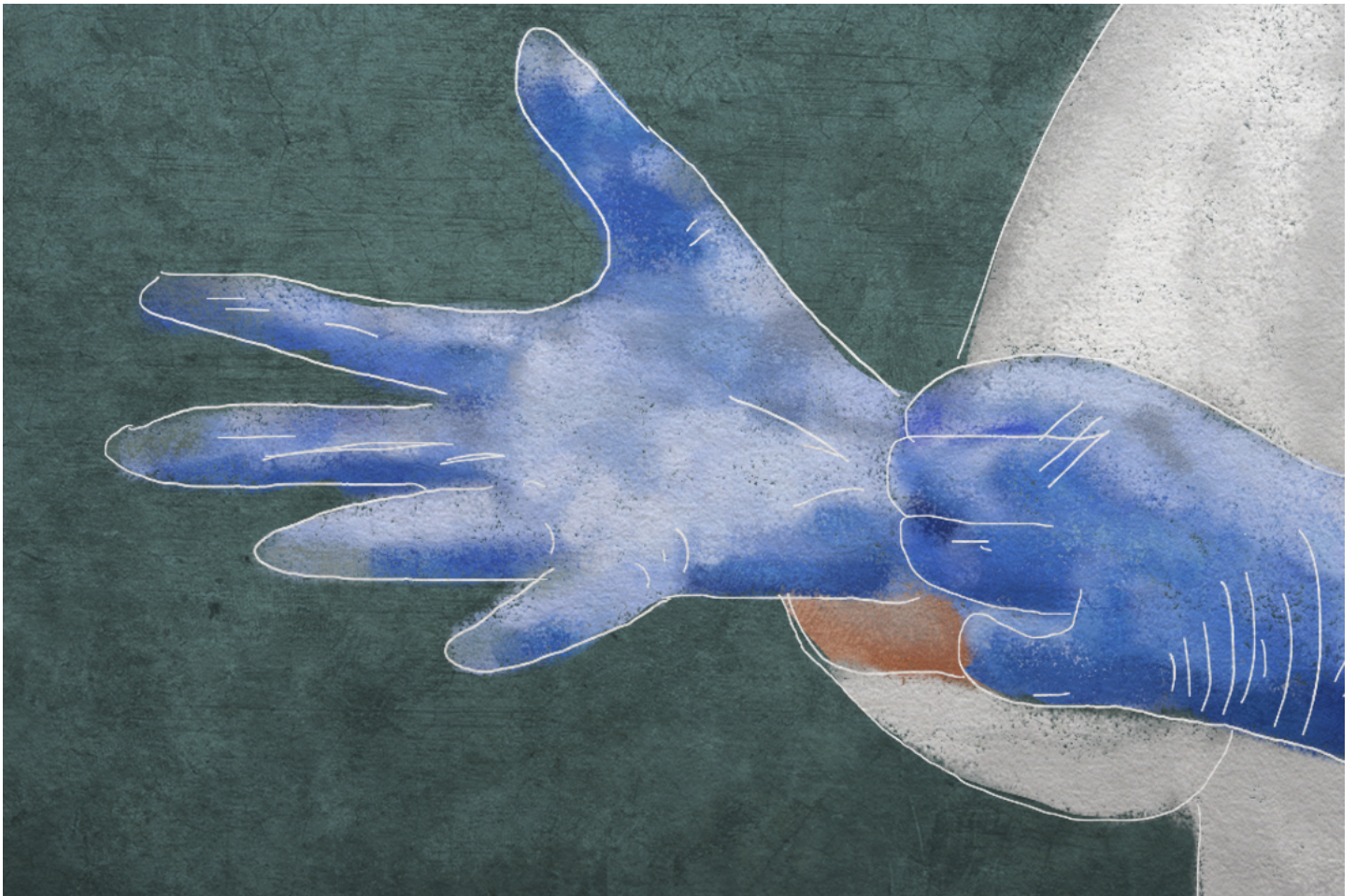
广场 生死观

病房笔记之十四

病房笔记：乖乖躺下去好不好，我还没戳呢

医疗往往就是一连串的两难，在这些两难前如何拿捏，做出艰难的抉择，考验著所有医疗人员的智慧与耐心。

Muk Lam | 2017-12-09



图：Alice Tse / 端传媒

事情发生时，我正坐在桌子前做功课。护士拿著排板走过来，跟我说：“啊三号床说他的Prostate（前列腺）有些肿，叫人去看看他。”

我头也不抬直接答道：“得，我处理完这个Case就去探探他。”

“呃.....”护士有点犹疑地说：“但我觉得有点奇怪啰，一般来说不会感觉到自己前列腺肿吧.....”

我仍旧头也不抬：“得，我处理完这个Case就去探探他。”

事后回想起来，我真是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在此奉劝各位Housemen（实习医生），永远要记住护士是全知全能的！如果护士说有问题，那就一定有问题！千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我处理完手头上的个案而且去吃了午饭，回到病房，在门口犹豫了几秒钟：是直冲三号床，还是先巡房？刚才吃饭耗去我不少时间，现在开始巡房大概也只是仅仅来得及看完所有病人；然而，若不处理今天早上已收到的Ward complaint（病房投诉），到巡房时病人跟上司直接投诉，那就得我上司亲自检查，那同样很不妙！想来这件投诉也不算棘手，大概能速战速决，于是我直奔三号床。

三号床边站著一位男性。我一边大声发问一边冲进门口：“是不是你说前列腺有些肿？”

“系啊，我.....”

探肛，怎么了？

病人说到“我”字时，我左手已经拿好了手套和润滑剂，右手伸向帘子，一气呵成地扯开帘子并读出台词：“好现在帮你探肛检查一下请你转侧向著那边躺会有少少不舒服麻烦你忍一忍。”

病人反问了一句：“什么？！”

帘子已经把床边的空间包围起来了，很好。我在略微变暗的环境中，加上标点符号重新咬字：“现在帮你探肛，检查一下，请你转侧身子，会有少少不舒服，麻烦你忍一忍。”

病人双眼大睁，看得见上下的眼白，嘴巴也洞开了。搞甚么，你在惊讶吗？我才应该惊讶吧。一般人听到要探肛，都应该是乖乖地躺上床侧躺著吧。

病人问：“为什么要探肛？”

“吓？”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痴痴呆呆地答：“因为，前列腺在肛门里面啰。”

这么说起来，我想起来我还没有洗手。我掀开帘子朝洗手枱移动，病人在帘子里以惊恐的语气问道：“那即是好像坐牢时要被人通柜一样！？ ”（注：通柜意指用手指搜查直肠）

监狱里的犯人也会吃饭啊！请问你在医院里吃不吃饭！在流水声中，隔壁床的伯伯发话了：“我之前都因为前列腺问题要探肛㗎。”

伯伯！最爱你了！！

“就是！”我马上打铁趁热问道：“伯伯，你是不是前列腺肥大啊？”

“不是啊，那时候说我什么指数高，要放个超声波机进去抽组织化验这样。”

“吓？！”病人更加昂扬顿挫：“放一部机进去？！”

“不是不是不是，”我马上试图力挽狂澜，将话题导回正确的轨道上：“我只是放一只手指进去而已，应该不会很痛的。”我向他保证道：“而且我会用KY（润滑剂）㗎。”

伯伯，你说得太多了

唰一声，病人将头探出帘子，无视我的保证，直接与隔壁床搭话：“那是什么感觉？”

“那时候我呢.....”

别回答他！求你别回答他！你们一定要挑这种时候分享心得吗！我前面！还有十多个病人没看！

我不客气地打断他们的对话，直接跟病人说：“总之前列腺有问题就系要探肛，唔系我地帮唔到你㗎。”

病人露出一丝犹豫。他张开嘴巴，BINGO！“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做下心理准备？”

“.....我半小时后回来，可以吗？”

从我离开病房隔间，到走至板牌车那段短短的路途中，内心浮现许多疑问与感受，诸如我的人生为甚么那不幸之类的。事到如今，也只好先巡房了。板牌车进入视线范围内时，我却发现每架板牌车旁都围住两个护士。

啊，交更时间到了。

一阵深重的疲惫感攫住我。那刻我忽然很想和随便哪个人类说说话，于是我冒著打扰护士交更这个大不讳的罪名，走向今天早上向我传讯的护士。

“啊三号床他呢，”说到这里时，我忽然忍不住傻笑，一下子笑得说不出话来。

本来正在交待工作的护士打住话头，与身边的同事面面相觑，然后望向我：“不是，你冷静点，他又怎么了？”

我还是止不住地笑了几声，才以意志力强行压下喉间痉挛，干咳一声，深深吸入一口气，勉力维持平静地说：“他现在好悔恨㗎。他一听到要探肛就.....”说著又笑了起来。

“喔.....”护士问：“那你戳了他没有？”说到“戳”此字时，刻意加重语气，同时举起右手，食指弯成弓型。

“.....还没。”我摇摇头，在忍笑中勉勉强强吐出两只字。

笑完一轮后，我忽然觉得力量又回到我的身体了。我又有勇气面对自己的人生了。好！我现在！就去戳他！

我回到病房隔间，掀开帘子，站在一角与病人四目交投。等等，我得速战速决，千万不要陷入对峙的僵局中。为免病人质问我为何三十分钟过得那么快，我先发制人地下达指示：“你现在躺上床吧，很快就完成。”

病人坚持表达自己的主张：“不是呀，我有问题的地方不是那里而系前列腺啰，我不认为需要探肛啰。”

我又不是因为喜欢才要做这件事的。你就不能乖乖脱下裤子让我快点完事吗。我强压下心中的不满，语气和缓地说：“那你指一下你哪里肿啦。”

病人闻言便相当合作地将其中一只裤管撩高至大腿根部位置，指了指鼠蹊部：“这里。”

饶了我吧

“喔。”我恍然大悟地说：“这里是阴囊喔。”

“不是呀，我Check过解剖书，这里是系前列腺来的。”

“.....麻烦你躺一躺上床，让我先帮你检查好嘛。”

“我痛的地方跟后面没关系啦，不用通柜吧。”

“麻烦你躺一躺上床，让我先帮你检查好嘛。”

“还有，我六个月前才开始觉得肿，小便时都会痛，但总之跟肠无关啦。”

“都可以是小肠疝气的，麻烦你躺一躺上床，让我先帮你检查好嘛。”

“所以即是用不用探肛啊？”

求求你饶了我吧，求求你饶了我吧。今天我MO（驻院医生）不在，待会我就得“单挑”AC（副顾问医生）跟他巡房，这间病房有十多个病人，而我目前完成的人数是零！而我现在还得待在这里和你讨论阴囊究竟是前列腺还是阴囊！啊！崩溃！

“麻烦你躺一躺上床！我先帮你检查！看看情况才决定要不要探肛！好嘛！”

咆哮过后，病人终于乖乖躺上床。我死盯著他的动态，感动了一秒钟，然后发现他躺在床上后就变成一条死鱼，动也不动。

“麻烦你脱下裤子让我帮你检查好嘛。”

病人抬起头来，满脸茫然地问我：“全部脱了？”

“系！”

结果那天下午，尽管我马力全开，还是剩下了四五个病人没看完。幸好AC并不介意，没有责备我。回想起来，若果我那天不吃午饭，说不定就能顺利巡完所有病人了。不过话说回头，那天我吃了午饭，还算有些血糖储备维持镇静，如果没吃午饭我说不定会怒急攻心，气得当场吐血也说不定。

医疗往往就是一连串的两难，例如要是不喝水就会口渴，但喝了水后，一会又得花时间上厕所；病人出院时就得为他打报告，而且空出一张床意味著待会又要收症，不过即使他晚一天出院，第二天也一样要收症，而且打报告时还得多看一天病情记录。在这些两难前如何拿捏，做出艰难的抉择，考验著所有医疗人员的智慧与耐心。

事到如今，回想起那天我跑去吃午饭的抉择，我大概仍能说句，问心无愧。在反省整宗事件的过程中，要说我真的有甚么遗憾，那就是！我居然忘记了问他看的那本解剖书叫甚么名字！好想去朝圣啊！

（病房笔记之十四）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
4.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7.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8.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9.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10. 韩粉的告白：坚决“非韩不投”，即使他确实有点草包

编辑推荐

1.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
2. 猝死的前总统，短命的穆兄会之春，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
3. 白信：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
4. 孔杰荣：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
5. 叶健民：香港人小胜一场，但未来挑战更艰难
6. 催泪弹进化史：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谁是数钱的大赢家？
7.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8. 林家兴：韩流涌入，“菁英蓝”vs“草根蓝”鸿沟愈来愈深

9.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10.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

延伸阅读

生死观：她离开了，带著我们的一无所知

我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病例。明明我们如此努力，找出最隐秘的线索，拼出那么自治的理论，最终却发现我们原来对她一无所知。

生死观：陪产团与我——生产，一场温柔的盛宴

我吃了早餐、喝了咖啡，充气泳池有舒服的温水。有人照顾睡醒的孩子，持续好几个小时都有人轮流握紧我的手，在我汗流浹背时为我擦汗递水，连大宝都拿了几个心爱的玩具在我边陪伴著，观看胎儿娩出的过程，最后，我们一起进行胎盘拓印。

生死观：在俄罗斯轮盘下的生死公平

病人的身体里，我的身体里，世界上所有人的身体里，全都埋著同样的计时炸弹。炸弹会不会引爆，甚么时候引爆，说到底只是运气问题。

生死观：我目睹一个香港老江湖的无缘死

“我一生人好像做了几代人，人生太复杂，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外号“老三”，年轻时打打杀杀，两段婚姻，四个儿女；最后送他走的，是我、摄影师和社工。

生死观：女儿婚礼的那一天，在强心针下停顿的心脏

他们每天都在一点点地失去，延长这个过程，并不会使任何人会得益。既然失去是既定事实，就不必苦苦挽留。

生死观：躺床15载，他的最大幸运

痛苦如此切身，我不可能用那种康德式的、密尔式的纯粹理性效益去做出道德判断，我只能回答，生命是痛苦的。

生死观：儿科病房里，谁来给我讲故事？

小孩子一句话，让坐在电脑前边抄病历边偷听的医科学生恍神，忘记湿疹的药方、血钾的浓度或是酒精的气味，在阳光与午膳倦怠中沉入电影开场前的黑暗。

生死观：润唇膏小女孩，存储着我们的陌生爱准备过冬

一个人会在父母爱的余热下逐渐适应世界的冷漠，不过这群孩子没有这种安全气垫，硬著陆下往往粉身碎骨。

这个世界对她的温柔又能持续多久？

生死观：医院里，爱填不满的缺口

妹妹心上有一个小洞，没有出血，却通往无尽的黑洞。他却愿意倾自己一介凡人之力灌注，哪怕还是一片荒芜。